

张啸林秘传

旧上海
三大流氓
流氓大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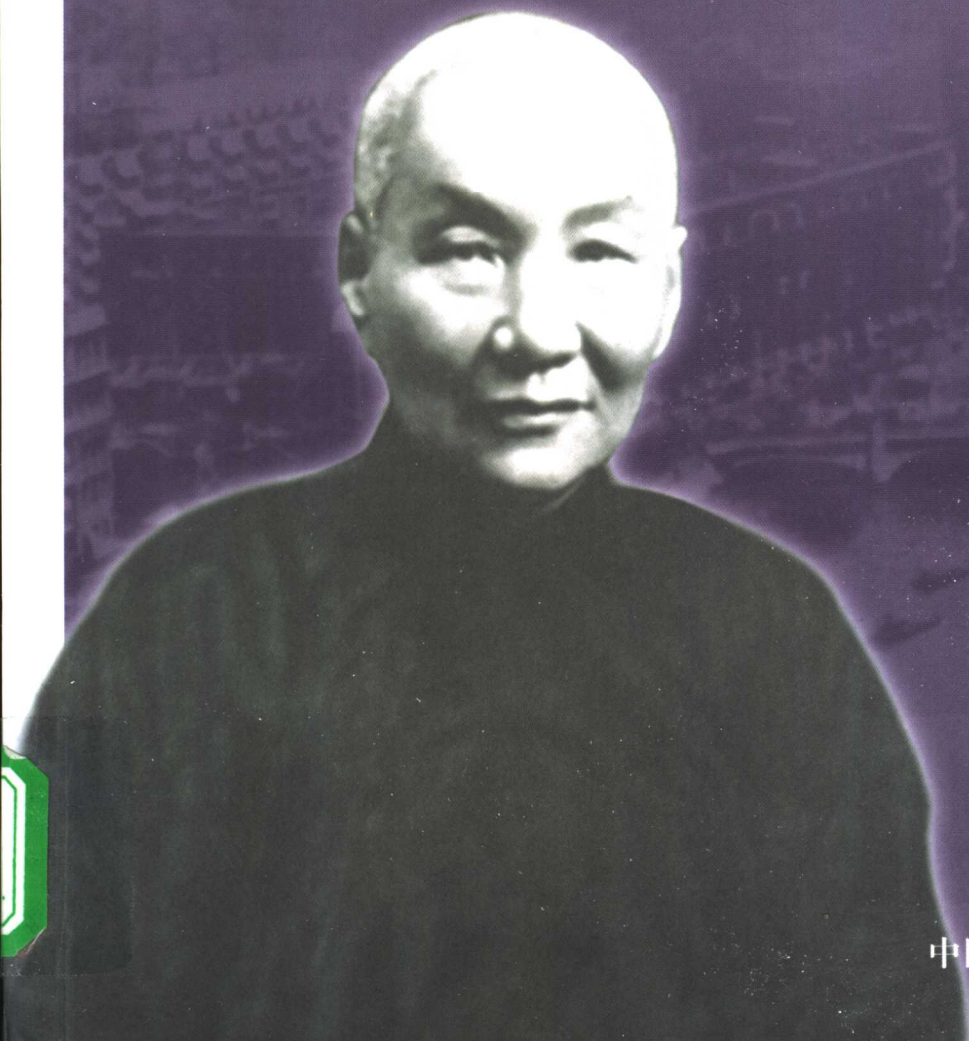
图文版

Zhangxiaolinmizhuan

张啸林堪称上海滩“三色大亨”，先做鸭子卖补药，后凭技巧投靠“麻皮金荣”，形成“三足鼎立”开赌城、办妓院、找女人，最后，他被日本人收买，结果毙命于一颗神秘的子弹。

司马烈人◎著

上海滩最好斗的变色龙



中国文史出版社

0113040

旧上海
三大流氓

流氓大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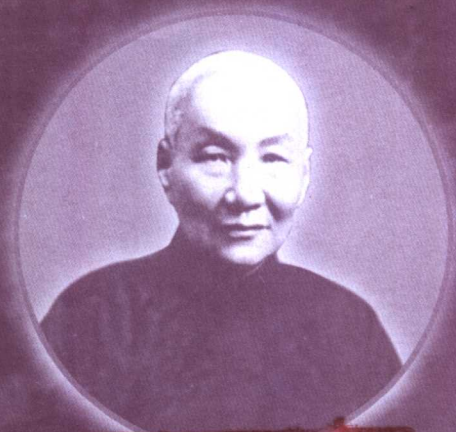
201130409

张啸林秘传

Zhangxiaolinmizhuan

——司马烈人◎著——

上海滩最好斗的变色龙



中国文史出版社

P-8-24
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啸林秘传 / 司马烈人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9

ISBN 7-5034-1557-6

I. 张…… II. 司 III. 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7066 号

责任编辑：杨玉文 封面设计：武晓强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址：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100811

印刷：北京皇家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30×988 1/16

印张：34 字数：650 千字

版次：2004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8.00 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前 言

“上海滩”这个词非常抢眼，因为当年的十里洋场，风云变幻，惊动国人心。既有青帮像魔鬼般出没，又有歌妓像天仙般游荡。在灯红酒绿中酝酿着柔情，也潜藏着杀机。真是，在上海滩这个“东方的乐园”，成了冒险家的理想场所，他们用自己的魔法完成了一次次恐怖的刺激，在刺激中一方面冷对黄浦江的滔滔江水，一方面在歌楼妓院哈哈大笑起来。不能不说，“上海滩”是赌徒表演的舞台！

众所周知，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是“上海滩的三大亨”，他们各有各的招数，叱咤风云，闯的猛，玩的火，斗的凶。真是极尽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30、40 年代上海滩的黑白世界！

大凡黑道枭雄总爱“狐假虎威攀高枝，借腹怀胎自发家”，总热衷“借高枝扶摇直上，会做人扬名江湖”。他们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总要为自己寻找理想的靠山，躲避官兵的清剿，防备百姓的报复，还有仇家的追杀，但是，他们决不是甘为人下之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自己的靠山的底盘上建立起自己的霸业！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啸虎于林”的张啸林：

张啸林早年在杭州城里就是一条虎，后来踏入黄浦，被人称为“三色大亨”。黄色——开妓馆，黑色——贩毒，白色——杀人与设赌，无所不能。“四马路”野鸡出设，地摊“春药”生意十二分红火；脚踏上海滩黄、赌、毒三界大赚黑心钱、金银首饰、房产家具、衣服器皿，乃至老婆孩子，都可以典当，正当梦想坐上汪伪浙江省长的汉奸“宝座”时，曾为蒋介石充当刽子手的他，却毙命于自己的贴身保镖下，结束了他充满罪孽的一生。

本书是作者根据与多年隐居台湾的著名学者林甲山先生的交谈和他提供的第一手资料，编撰而成，资料翔实，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第一次在本书中得到披露，为此，曾经惊动了许多对上海滩抱有浓厚兴趣的人。林甲山不愧为几十年对上海滩深有研究的人，他的眼光非常独到，看到了常人所看不到的东西——他的三大名作《杜月笙 99 个谜》、《黄金荣 99 个谜》、《张啸林 99 个谜》，正是这方面

的代表。而这些独具匠心的地方，在本书都得以淋漓尽致的体现。也就是说，你将在本书中，看到“三色大亨”——张啸林最真实的面目和最诡秘的生存技巧！

最后，我们想强调的是：张啸林是一个“好斗的变色龙”，他的口头禅是“白天和黑夜托着钱罐子，就是为了香床和旗袍！”如果你带着兴趣，翻开此书，你将会看到许多意想不到的神秘事件和各种争霸的场面，让你遥想当年上海滩的风云变幻！

目

录

第一章 横行乡里,摆出纨绔子弟的派头 1

杭州湾一声女人的惨叫之后便是新生儿的阵阵啼哭,气足且声音炸耳,当可为“嘯林于虎”的张嘯林带来神秘色彩。他,是小木匠的儿子。长得倒也人模人样,就是这个街道小混混,凭着几样抓打骗赖的本事,与杭州虎钱彪一决雌雄。……他一觑,骨头酥了半边,眼珠子冲着她的瓜子脸蛋、水蛇细腰色迷迷地转悠一会儿,笑盈盈地说道——

- 一、混混少年,也能纵横乡里 / 1
- 二、“嘯林”为号,弃学业于起跑腿活儿 / 11
- 三、死里逃生,尼姑庵里得知己 / 19
- 四、家仇新恨,各为知己报深仇 / 27

第二章 相信拳头,变为杭州城里一只猛老虎..... 40

张嘯林两个拳头打天下,他先下手为强,终于成为杭州里一只虎,与钱彪的斗法让他初树称霸雄心,此时的张嘯林,倒还重点义气,在日本鬼子的面前也有大丈夫气概,谁也不会想到,今天的张嘯林会成为后来的汉奸,就是这个张嘯林,杭嘉湖上设下赌局,灯红酒绿,好不逍遥,他真的成了“山大王”。

- 一、拜师学戏,初树称霸自信心 / 40
- 二、灯红酒绿设赌局,嚣张无比 / 45
- 三、巧借红帮“余威”,狂妄恣肆 / 51
- 四、怒不可遏,这回面子丢了 / 57

第三章 急入花花世界,堂子店前卖补药..... 65

张嘯林独闯上海,开始的确吃了不少苦头,但他有他的门道,大不做次鸭子,做点自己拿手的差事,他在这些方面都是有长处的,但有些事总是不能尽如人意,这不,这次赔了相好,又赔了不少银

SAN80/01

子,他像一只斗败的公鸡,脸涨得通红,想到一千块落到那女人的腰包,心中又气又痛,对这女人恨得直咬牙。是她得了钱又像没事似地来撩拨他,他爆发了!

一、钱色双收,当上鸭子又卖手艺 / 65

二、赔了相好,赔了银子 / 78

三、命不该绝,寻得更大靠山 / 98

四、巧遇臭味流氓夫妻 / 101

五、当上了杜月笙的“爷叔” / 106

第四章 眯起双眼找奶又找娘…………… 113

张啸林果然不同凡响,刚插入上海,谁的屁股他都敢摸,谁的屁股他都想摸,他还唱了个“空城计”,做了只有黄金荣才敢做的事。无论是沈杏山,还是季云卿,做梦也不会想到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张啸林干的,真正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难以预料。

一、罌粟花开到城市门口 / 113

二、上海烟馆素写画 / 132

三、斗倒“金狮狗”,信心倍增 / 136

四、老杜给你出个主意 / 141

第五章 大玩金钱美色开道的游戏…………… 165

张啸林认为:世上有两样宝,那就是金钱和美色。钱可通天,有钱能使鬼推磨,美人的力量更不可小视,美人可以抵一座城池,甚至可以顶天下,这些道理,张啸林最懂,且运用起来十分娴熟。但他也有心烦的事,随着时间的推移,总该让老人来见见自己的媳妇吧!可是,这一次可不得了,可餐秀色被盯上了……

一、大官来给我推推磨 / 165

二、天下鸦片一般“香” / 178

三、隔着玻璃也能饱眼福 / 185

四、师父盯上她的“秀色” / 191

第六章 毒窟谋财,众军阀尝尽女人味 198

麻皮金荣这几天心事重重,因为他的王牌部队遇到了麻烦。不过,有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两个左膀右臂,没有摆不平的事。上海寡妇有寡妇的味道,南方女人却有女人特有的柔情,你看,那禁烟官哪见过阵势,南方女人的柔情把他快融化了。

-
- 一、上海有个富寡妇 / 198
 - 二、我跟他们搞上了 / 203
 - 三、禁烟官围起了裙子转 / 209
 - 四、各路英豪美梦成真 / 215

第七章 凭鬼点子来装大门面 229

张啸林发迹了但还有理智,也有股狠劲儿,上次得罪了唐大少爷,眼见舆论宣传越想越对自己不利,他学会了咬咬牙,他又一次听了师兄杜月笙的话,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下狠手,总办不成点大事。”为振声威,他干了足以让许多人竖起大拇指的事。

-
- 一、八方乞丐齐闯大上海 / 229
 - 二、斜着眼睛看丐帮 / 232
 - 三、研艺术壮称霸雄心 / 246

第八章 靠女人赚钱,又靠女人害人 265

张啸林一路过关斩将,靠女人赚钱,靠女人害人,终于成为“上海滩三大亨”之一,可以说为所欲为。人常言,饱暖思淫欲,其实张啸林就是饿死也少不了女人,他不仅尝尽江浙美味,还盯上了外来的洋婆子,他爱吃洋荤,如此好不风光,在上海滩举足轻重,但有一件事一直让他气不顺——

-
- 一、给督军也来顶绿帽子 / 265
 - 二、遭报复大亨落难 / 272
 - 三、盯上了洋婆子的“小花园” / 276

第九章 争抢风头,为女人险些玩出火 296

黄金荣做梦也没想到,在他 56 岁那年,会因一个女人而使自己跌霸,给徒弟张啸林一个大露头角的机会。这个女人名叫露兰春。恰好就在这时,张啸林玩人的本事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他一力肩承,力闯督军府救师父,大露头角,宣告了师父“中国第一帮主”生活的结束,也标志了杜黄矛盾不断深化的序幕,霸主沉浮,女人胜过江山,张啸林上去了。

一、奇破盗宝怪案,名声显赫 / 296

二、救师父几进督府 / 302

三、阵地前来点花招儿 / 310

四、为我相个贴身保镖 / 318

第十章 不甘示弱,三大亨重新排名 325

张啸林不愧为麻皮黄金荣的徒弟,他不仅在那儿继续了他的抓打骗赖,更学会了残忍,他还记住了黄金荣的那句“天大官司,磨大银子”,但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他的每个铜板都混着妓女的泪、烟鬼的魂和赌徒的血。他最能干的恐怕还数如何对付女人。

一、喋血案后替人消灾 / 325

二、鸡飞了,蛋不能打 / 331

三、比照羊城,画个葫芦 / 337

四、兄弟三个换换位置 / 346

五、豪赌花样,五花八门 / 351

六、开赌场也要诱敌深入 / 365

七、荣归故里,红光满面 / 370

第十一章 图谋发财,充当令人唾弃的刽子手 379

黄金荣因女人险失天下,让张啸林倍感亲切,他跃跃欲试,在盯上金钱。女人的同时,没有忘记在政治上积极邀功请赏,妄想大千一



把,看“老蒋”能不能给个位置。这次,他又盯上了汪寿华,他抓住汪寿华,汪寿华拚命地大叫:“我是杜先生的朋友,我要见杜先生……”“一点勿错,正是杜老板的吩咐,我们照办”张啸林阴阳怪气地嘲笑着,“不过,不是送你去杜府,而是地府!”

一、天生一大嗜好就是赌 / 379

二、万事俱备,只欠女郎 / 383

三、是地府,不是杜府 / 387

第十二章 装文弄武,竟然八面玲珑····· 397

张啸林用沾染了妓女鲜血、赌鬼鬼魂的银元打通了一个个关节,一步步登上“三色大亨”的宝座,不过也让他足以臭名远播。这些倒没让张啸林在乎什么,他重视的是重新寻找新的靠山,为新的主子费尽心思,文谋武攻,触须伸向不同行业。他,真的想做个实实在在的“土大王”。

一、官运亨通,名声很臭 / 397

二、漠河岸边露了马脚 / 407

三、沈阳城里治起了性病 / 415

四、倒金柜主任,插手金融业 / 417

第十三章 四处都要装财大气粗的阔佬····· 430

俗话说:“儿大不由爷”,这话可真让麻皮金荣尝到了滋味,随着杜月笙、张啸林翅膀的丰满,特别是张啸林越来越不把老爷子放在眼里,公开夺食。黄金荣一时感到四面楚歌,只得打电报给正在哈尔滨一带“打围”的季云卿,请其速回上海,帮助收拾残局。

一、寿庆“盛典”让我好生面子 / 430

二、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 / 436

三、“我想与老杜换个位儿” / 438

第十四章 死争面子,心里憋着一股劲····· 446

张啸林凭心而论,很想与杜月笙一争高下,可日本鬼子的来临,如何行动,张啸林还欠考虑,这时他为争面子,还与杜月笙在正面上较上劲儿,为抗战,杜月笙全力支持,捐钱捐物。他想:“杜月笙能干的,我张啸林也能干。这回,十九路军抗战,我也表示表示,先观望观望再说,可见,老蒋如果封张家少爷一个官,其结果……”

-
- 一、开始还干点人事儿 / 446
 - 二、租界里灯不红,酒也不绿 / 450
 - 三、寄望于希特勒的调停 / 453

第十五章 骨子里难改卖身本色…………… 457

有人说,如果蒋某给张家大少爷多少表示表示,给封个官做做,张啸林就不会去做汉奸,这话不知是否有些道理。但有一件事,当杜月笙找到张啸林,张啸林冷笑一声:“我这个大亨同你不一样,我没‘抗’过‘日’,不怕他们算账,要是拉我做生意,我就试试。这叫‘你拱手,我磕头’,我奉行‘有奶便是娘’主义。”

-
- 一、避战莫干山,离汉奸不远了 / 457
 - 二、让老三去陪陪日本老爸 / 459
 - 三、炮火声中,老三远走香港 / 465

第十六章 为虎作伥,爬上梯子再登房…………… 472

蒋某也不识相,真没有给张家大少爷封个什么官,这一下惹怒了张啸林,他撕下脸皮,彻底干起了卖国的勾当;他忘了祖宗,地地道道当起了日本人的儿子。大哥黄金荣多少还有点人性,没有向日本人表示表示,这给张啸林带来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这连日本的“老爸”永野君也夸赞张啸林是识时务的俊杰。就这样,张啸林盯上了伪浙江省主席的位置,随着同盟兄弟、汉奸老大汪精卫的出场,张啸林的胆子更大了……

-
- 一、大哥装病,拒绝出山“卖国” / 472
 - 二、参见“日本老爸”,撕破脸“卖国” / 477



三、又一批汉奸出场了 / 490

第十七章 军统一怒,得意间命丧高楼..... 499

天天嚷着要打倒别人,结果反而被别人打死了,这就是张啸林的悲剧。就连上帝都在劝他,抛弃做日本人儿子的错误做法,否则,总会有人找到一种不知鬼不觉的借口。号称“政坛杀手”的戴笠盯上了张啸林的贴身保镖。一个闹剧开始了,一个悲剧也拉开帷幕,张啸林的贴身保镖在楼下吵嚷起来……“吵什么?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我……”“砰”地一声枪响,一颗子弹从张啸林张着的嘴里钻进去,穿过后脑,从枕骨出来。他只哼了一声,便倒在了楼板上……

一、拉开政治暗杀的帷幕 / 499

二、汉奸死前吐真言 / 510

三、难忍他的汉奸威风 / 517

四、做鬼也要吃颗子弹 / 521

五、万墨林道出谜中之谜 / 529

第一章 横行乡里,摆出纨裤子弟的派头

杭州湾一声女人的惨叫之后便是新生儿的阵阵啼哭,气足且声音炸耳,当可为“啸林千虎”的张啸林带来神秘色彩。他,是小木匠的儿子。长得倒也人模人样,就是这个街道小混混,凭着几样抓打骗赖的本事,与杭州虎钱彪一决雌雄。……他一觑,骨头酥了半边,眼珠子冲着她的瓜子脸蛋、水蛇细腰色迷迷地转悠一会儿,笑盈盈地说道——

一、混混少年,也能纵横乡里

1877年6月14日(清光绪三年五月初四),只是初夏,浙江杭州湾一带处在南国,热天来临较早,已是蝉鸣树梢,日烤地头,一派酷暑炎炎的景象。有人说:今年夏天又要热死人了!初夏的街道上所见到的到处是穿短裤,打着光脊梁的南方花农。天热得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

浙江宁波府慈溪县的一个偏僻孤寂的山村,几户茅草屋被掩映在树木之中,没有人声,也没有鸡鸣狗叫,一切都显得那么寂静、安宁。

清末中国农村的一户典型的人家

突然,从一家茅屋里,传来女人的一声惨叫,令人悚然。之后,便是新生儿的阵阵啼哭。村民们提到嗓眼的心放了下来:“张家的媳妇生了”。人们都停下活,议论起来。

生孩子本来不足为奇,可这新生儿的阵阵哭声却不同一般,气足而且声音炸耳,像是在对人们宣布,一个与众不同的生命来到了这个世界。家家户户的女人们放下手中的活,拥向张家。张家顿时热闹起来,“张家又添了个小子。”人们脸上洋溢着笑容,可一见到张家破落的院门,又沉默了。人们看见孩子的父亲不在家,有人说:“又添了个罪呀!”

村子里的宁静被打破了,一片贺喜的



气氛却见不到，人们只是顺口说几句暖心窝的话给孩子他妈听听。

与此同时，在乡间的小路上，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人，正吃力地背着一个木工工具箱，迈着疲乏的步子往家走，汗水浸湿了他的全身衣衫。大概是没找到活，他早早地回家了。

当中年人听见从自己破茅草屋里传出的婴儿啼哭声时，不由得顿了一下，脸上的愁云即刻被惊讶冲淡。他加快脚步，气喘嘘嘘地向家门口奔去。

这婴儿，便是张啸林。就是这个孩子，先是给杭州湾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又搞得上海滩乌烟瘴气，他真的要“猛虎啸于林”！

中年人是张啸林的父亲张全海。

张全海捧着这新出生的孩子，又愁又喜，愁的是这本来已清贫如洗的家又添了一口人，怎么养活？喜的是这儿子肥头大耳，气足如钟，一副富贵相，也许将来会享享他的福。

张啸林排行老二，他有一个哥哥，名字叫大林，因此，父母顺理成章地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小林。因长得一副虎相，生肖又属虎，乳名便叫作阿虎。

张啸林出生后，父亲为了养活全家四口人，整天拼命地做木工活，白天外出打工，晚上回家又做箍桶的活。三十多岁的人看起来有五十岁。

那个年月，一个木匠的收入是很微薄的。箍三个桶才一文钱。况且当时又是银贵钱贱。张家的生活过得十分艰苦，两个孩子总嚷着饿。

终于有一天，做父亲的意识到，这样下去全家会饿死。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与妻子一合计，便一咬牙，背着家什，拉着孩子，离开了村子，举家来到杭州拱宸桥定居下来。

这一年，张啸林十岁。

杭州拱宸桥离慈溪一百四十多公里，这里商贾出没，人口密集，私家作坊林立，地理优势不算差。

在拱宸桥的西端，从此便多了一家箍桶店名字叫“张记箍桶铺”。

拱宸桥一带的生意确实要好做得多。张家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张全海再也不用四处奔波，张大林也在一家织造绸缎的机房当学徒。张家生活慢慢安宁起来，开始有意存些钱财。

有了些余钱，张全海便盘算着要把小儿子张啸林送进私塾去念书，他与妻子商议，依老婆想法，读书与否无所谓，妻子想让张啸林也去当学徒，但张全海坚持让儿子上学。这么打算的原因有二：

一是他发现这小子自搬来拱宸桥后，经常与街市上小混混相处，染上了小混混的流氓习气，开始学坏。他想，孩子上了学，一定会变好。

二是张全海念念不忘儿子出生时的那副模样，那么与众不同，将来必定大富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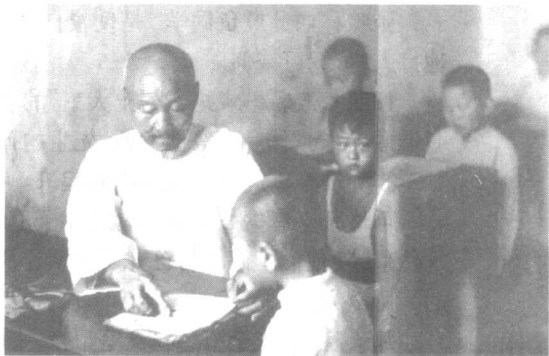
贵。现在让他受些教育，以利于他未来的发展，促成他未来的富贵，看能不能出人头地。

张全海的第二种心思，谁也没告诉，包括他的妻子。所以，在小儿子念私塾这个问题上，妻子一味反对，张全海却格外固执。就这样张啸林跨进了学堂的门，成为一名学生。

刚开始几天，张啸林背着母亲连夜缝制的书包，来来往往，倒还人模人样。父母看了，心里也着实喜欢。谁知好景不长，半月以后，张啸林又是过去那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小混混少年。

原来，能进私塾的大部分是有钱人家子弟，不愁吃不愁穿。家中父母忙着生意，从赚来的钱中拔出一根毫毛，给孩子寻个定处，也不指望将来能借此道跻身仕途。这时候，私塾里出了一个特殊的团体——私塾少年。

这些私塾少年不仅好逸恶劳，而且还不守规矩，不爱学习。虽家中富有，却爱小偷、小摸，并以此为嗜好，追求冒险的刺激。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聚赌、近色。常用一些小钱贿赂私塾先生，换个自由，然后想干什么便干什么。



张啸林与这些少年为伍，很快旧病复发，偷、摸、赌、色样样都会。他还有一个其他私塾少年所不具备的本事：打架。当时农村的一所私塾里

他打架的本领在拱宸桥闻名，由于从小娇生惯养，他出生后，张家生活逐渐好转，他吃得熊头大耳的，身子骨又十分灵活，所以打起架来，一个顶俩，很快在私塾少年中闻名。

张啸林学会了偷，不过开始偷的东西大部分是自家的，所以他对别人总是说“拿”而不说“偷”字。说起偷东西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为了赌艺，不过这项本事是进城后才学会，他为了磨炼赌，不断偷家里的东西到街上变卖。

从慈溪乡下来的张啸林是不会赌博的。上私塾前虽为混混，也主要是打架斗殴。他第一次参赌是在上学的第五天上午。

那天，他准点到了先生家。先生没在，上课连个影儿也不见。几个少年见时机已到，拿出赌具，抛开书包，押起宝来，眼看着一枚枚铜板从这个人手里进了那个人口袋，张啸林目瞪口呆，他有点坐不住了，他必须把这样本事学精，练熟。放学的时候，他一路上想的就是：这样来钱太容易了，他仿佛看到了当他成为赌界高手时钱财滚滚而来的畅快前景，他几乎兴奋了，他的心又烧得身体汹涌澎湃起来。

张啸林决定，他也要去赌钱，赌大钱，把所有同学的钱都赢过来，他开始暗地练

习赌艺，筹集赌资。

一天下午，他在家偷了一捆现成的木桶料，在当铺当了8枚铜板之后，来到了私塾学校。

那天他的手气特别好，三次一押竟赢了17枚铜板。

望着手中的25枚铜板，张啸林欣喜若狂，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有了一大发现：自己与赌有缘，既然有缘，就必会赢钱。

张啸林就这样爱上了赌，终身没有割舍。

在私塾里，最让张啸林得意的是“称帝”。他把全班十来个同学按家庭的有钱程度分类，每天视钱财的多少，令他们交纳费用五文到十五文不等，作为报效。自己却效仿封建时代的旧办法，把自己封为皇帝，把某个女同学封为皇后。

张啸林如此欺负同学，是仗着自己的一身打功夫，没有人不服他，大家都怕他打人，可无可奈何。

按照一般私塾规矩，这“土大王”的宝座应由私塾先生的儿子或孙子来坐。可那时谁敢惹张啸林。没等他发话，先生的孙子倒先拱手让座了。

张啸林称霸的野心逐渐膨胀起来。称霸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

可怜张全海夫妇节衣缩食让儿子上学，没想到儿子竟学会了这些名堂。最终有一件事，使他们了解自己儿子的所作所为，但父母的老泪纵横也未能改变张啸林的为所欲为。

那天晚上，张全海想找支笔记帐，一时找不到，便去翻儿子的书包。此时，张啸林已睡熟。张全海这一翻，翻出了儿子的全部家当，张全海惊呆了，他太接受不了了。

原来，张全海从张啸林的书包里翻出了一张春画。画上内容不堪入目。张全海顿时气得七窍冒烟、浑身发抖。其妻张氏口中连喊“罪孽”。

夫妻二人把张啸林从床上抓起来，没等张啸林反应过来，张全海一个耳光扇去，差一点把张啸林打晕。

“说，你——你在学堂里到底干了什么？”

张全海本想问春画的事，可实在难以开口。

还在瞌睡中的张啸林被打得好半天才缓过神来，他以为自己在学校里赌博的事被父亲知道了，绝没想到那幅画。

他不想说，他知道一说就会扯出很多的事，要挨更多的耳光。

“啪”又一个耳光打来，张啸林的嘴角开始出血。他的母亲哭了起来，毕竟才十来岁的孩子。

“你快说呀，小孽障，不然，要把你打死的。”母亲一边哭着说一边拧他的耳朵。她这时对小儿子的感情是又恨又怜。

张啸林经不起父亲的耳光和母亲的哭诉，心想：不说是打，说了也是打，不如说了，打一顿了事。他决定把一切都告诉父母，任他们惩罚。

张啸林不但说而且说得很详细，说到每一次赢钱竟有些激动，丝毫没注意父亲脸上的表情他在说每次赢钱时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事实上张啸林真的爱上了赌博，所以他在介绍这些情况时毫无愧疚之意。

张全海气得脸在变形，妻子张氏不再哭泣，而是瞪大眼看着自己的儿子，似乎不认识他，眼神充满了惊诧，她做梦也没想到一心苦心培养的儿子现在竟荒废到这个地步，她有点支持不住了。

没等张啸林说完，张全海又是几记耳光。他原以为，儿子不懂事，弄张春画只是好玩。打一顿，吓唬吓唬他，以后不许玩这类东西就罢了。没想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这么多劣迹，偷、摸、赌、色，几乎样样都行，这太让他痛心了！

“那，你书包里的那东西是从哪来的？”

张全海还是没提“画”字。张啸林聪明，一下子明白了父亲说的是什么，也知道了挨打的原因。

“是别人给我的。”张啸林觉得这件事不严重，所以爽快地回答了他父亲，他没意识到看那神画会怎么样，所以也没撒谎。

“谁给的？我会找他父母。说！”父亲厉声问道，他几乎咆哮了。

“是……”张啸林支吾着，看来撒谎是不行了了。

“是我用七枚铜元向世兄买的。”张啸林老老实实地把来源说了出来。

张啸林说的世兄是私塾老师的孙子，也是私塾少年。

张全海做梦也没想到，私塾先生家的人会有这种东西。他一直认为，私塾先生是天底下最有学问的、最有道德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即是最干净、最让人信赖的。张全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早知如此，又何必送他去念什么书呢！张全海有些自责。

儿子毫无感觉地擦干嘴角的血，带着红肿的脸又睡去了，一会儿便打起呼来，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

张啸林坦白归坦白，可没说一句悔改的话。作父母的又一次为儿子的前途担忧起来，他们几乎怀疑到张啸林上学的正确性。

夫妇俩上床后，相视流泪，整整一夜未合眼。

张全海老了许多。他的精神受到极大的冲击。第二天，竟咳出血来。“张记箍桶铺”一连好几天没开张。

不过，张啸林在私塾学校虽没有能像他父亲所期望的那样好好学，倒也有一项收获，那就是对写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期望有此一回，能写手好字，到处题字，那多气派。